

怪異小說

妖像記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五年一月初版



分售處

編譯者 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所 發行所

中

長沙
溫州

北京
雲南

常德
蘇州

天津
西安

開封
廣州

保定
成都

南昌
汕頭

山西
重慶

南京
濟南

奉天
漢口

杭州
石莊

長春
武昌

華

書

局

錢塘蔣景緘
進步書局
上海甘肅路
文明書局
上海棋盤街
文海書局
上海拋球場
中華書局

小說異（妖像記）全一冊

每部定價大洋六角

怪 異 小 說

妖 像 記 提 要

是書叙十九世紀歐洲最信神權事實一畫師與閨秀已訂婚約爲一偶像作祟致該畫師技藝名譽境遇日漸墮落忌之者又從中竭力破壞幾使閨秀翻悔前議旋經西土異人假召雷電擊毀偶像破其迷信畫師與閨秀又重申舊好篇中疑鬼疑神令人不可捉摸一經點破爽然自失誠有功世道人心之作

怪異小說
妖怪記

錢塘蔣景緘譯

地 英京倫敦 時 十九世紀

第一章

英京倫敦爲五方雲集之處。九市百塵。填城溢廓。可謂奢華靡麗之極。到處車聲震地。人語沸天。那愛熱鬧的。到了倫敦。是再無不滿意的了。只是好靜的人。便覺過於喧噪。鬧得頭昏目眩。實在倫敦。也有二處清靜幽雅的存在。久居倫敦的。自然尋得出來。那些地方。大半是一所所四面落空的房子。綠色的窗櫺。白銅的梢鍵。門上不列號數。都起一個村舍別墅的名號。馬路上來往的。無非是牛乳車。自行車。尋常乘坐的馬車。却沒有笨重可厭的貨車。只聽得馬蹄不聽得車輪。比着鬧市。便覺耳目一清。彷彿天天都是日曜日的下午。內中有

一處地名喚做聖約翰園。便是這個景象。這部小說的事蹟大半在此園左近。這地方本是清靜。而在左近最清靜的一條馬路上。有一二層樓的房屋。門前栽幾株榆槐。後面突出一個廂房。專收北光。望而知爲畫室。這所房子。當這部小說著述的時間。爲一位繪畫師所住。這畫師是新得名的。尙是少年。他的畫室。却與別人不同。往往有等畫師聲名大了。進款多了。便把畫室收拾得十分精緻。也有專圖排場好看。好教主顧就他的。這位畫師。却都不是他姓康賓。名雷諾。繪畫工夫甚好。只是筆法特別。平常鑒賞家。一時體會不到他的妙處。所以他的進款。雖站得住。却不能十分得意。他的畫室。不過雅潔而已。却不十分美麗。牆角上堆着一卷卷的畫布。畫桌上放著許多顏料。瓶毛筆等物。就有一二件精緻繡貨。和細工雕刻的椅子。却專爲應用。不是陳設的。所以一進他的畫室。便知他是實事求是。不尙虛華的。他身材甚高。鬚髮都是淡黃。圓鼻子。練就的鏡眼。竝不算得美丈夫。却甚有威嚴。

這日正坐在畫室中。畫些古時人物。旁邊坐着一個人模。你道何以謂之人模。大凡西國畫師要畫人像。必須對着那人。方好下筆。如畫古人。須雇一個人。穿了古時服色。或坐或立。畫師便對着他下筆。這日正是初春天氣。本來寒冷。他的畫室。又是北向。雷諾正在聚精會神。颼颼的動筆。連室內火爐滅了。也未理會。那人模便哆哆嗦嗦做一堆。他却精神貫注。不但冷暖不曾覺得。而且連他畫室的門。呀的開了。進來了一個僕人。他也絕不聽得。那僕人報道。拔谷先生來此。要與主人面談。雷諾聽了。甚不高興。便頭也不回。只說道。你還不知我正有事麼。貝爾僕人道。我也對他說來。他道有緊要事。必須面談。已自走了進來。原來這貝爾本是當兵出身。後來退伍了。便在雷諾處做人模。做了數年。改爲僕人。他性情最是倔强。他要打定了主意。便任甚麼人都改他不得。這日他又自做主意。引了拔谷進來。雷諾正和他說話時。拔谷已踱進畫室。面上帶着一付蓬壁生輝的氣象。一進門。便笑嘻嘻的道。好朋友。你一向好呀。你真勤奮。沒一次

來。不見你埋頭用功的。我久要來看你。只怕耽誤了你的正事。如今有些小事相煩。不得不來了。說着向人模看了一看。分明要雷諾歇了手。與他談天的意思。雷諾故作不懂。仍舊手不停揮。口中却敷衍道。我一面畫一面和你談天。你不嫌簡慢麼。拔谷自然不願意。只得說道。我并不十分要緊。儘可等你畫完了再談。我先在此間瞻仰瞻仰。今年你預備什麼去賽會。我是因他們批評太苛。不打算再送去了。你却素來合得他們的意。原來這拔谷也是畫師。不過他的畫師名目。僅比游手好閑好聽些罷了。天資還算聰明。畫些山水。用些顏料。也還不甚差誤。

幼時進美術學校。每數月必遷一所。從來沒有恆性。一連遷了幾個學堂。便自以爲技術已精。儼然以畫師自命。好在他本來有些家私。便不十分注重丹青。上進歟。由着他的性兒。到處亂混。他的畫室。十分華麗。他家茶點。尤爲馳名人知道。他已動手畫幾張最要緊的畫片。却從沒聽他完工。却最喜評論當時

畫師真乃目空一切。偏有人因他畫室精緻。茶點攷究。便推尊他拔術高明。評論得當的。這日來到雷諾畫室。是雷諾沒工夫閑談。他便把牆角堆的圖卷一張張打開來。看一張。議論一張。總不外也算好了。還欠講究八字評語。雷諾被他纏得真無可奈何。只得遣開了人模。坐着不語。拔谷道。便走到跟前。看他剛畫的一幅。皺着眉道。又是古畫。打算了題目沒有。我看來大約是脫魯姜的戰場了。雷諾道。原來你的見聞。不過數百年的事。這畫是波斯王叟克色司。在愛刻來司山上觀戰的圖。拔谷道。不錯。不錯。好題目。大題目。只是畫的太無興致了。雷諾道。彼時叟克色司。鬧得棄甲曳兵。本不十分高興。拔谷道。不是這意思。我說的是太無古意。如今畫師。往往令人模穿了幾件奇怪衣服。描了出來。便自稱是古畫了。實在筆下能寫出二百年以前景象的。就不見其人。雷諾道。這也未必。足下難道算不得一個拔谷道。我自知不善古畫。更不會畫人物。這是我。不幸之處。雷諾道。就不能畫人物。也算不得不幸。拔谷道。果然就是山水一門。

也儘可有爲。我今日來意。就爲了一幅山水。昨日纔完工。自己很覺得意。雷諾道。自然是絕妙的了。可賀。可賀。拔谷道。多謝。只是還缺少一件。雷諾道。大約是買主。拔谷道。這全須仰仗的了。雷諾道。可奈買不起。拔谷道。不是要你買。我這幅畫。已有販古董的人。西特託夫看過。他已允爲我覓一售主。只是要畫一個人在上面。做個陪襯。你知道我不會畫人的。雷諾道。何以不會畫人。拔谷道。我從來沒學過。你却畫得甚好。所以想求你給我畫一個。不論什麼樣人都好。雷諾道。這却難說。萬一你那幅山水的畫意。我領略不到。便無從下手。拔谷道。說那裏話。你如果肯畫。一定好的。我把你的大名也寫上。決不掠美。就是雷諾吃驚道。列名倒不好。我與你畫就是了。只是不甚要緊麼。拔谷道。能速最妙。我明日便送過來。你有正事。我也不便多耽擱。明日見了。咦。那是什麼畫。這是人像了。待我瞻仰瞻仰再去。說着便在牆角拖出一個大卷。攤開一看。說道。這不是愛而司活小姐麼。雷諾道。果是便怎麼。原來這一幅。是畫着一個女子。懶懶的。

仰在椅子內。兩手搭在膝上。灰色的眼珠。朱紅的嘴唇。面貌極美。却帶着幾分
喘氣樣子。全身都畫的一色純白。身後襯的是極燦爛的日本藻繡。這等畫法。
最易喧賓奪主。他却用反襯的筆法。畫得格外精采。大凡畫師。沒有大本領。決
不敢如此。下筆連拔谷看了。也不覺暗暗嘆賞。只是他本性喜歡批評。便道。我
如畫這個。那純白中。還須加一二種顏色。停了一回。又道。你畫這像時。他果然
坐在你面前麼。雷諾聽去。似乎詫異。只得道。他竟坐了。拔谷道。我與他忘形之
交。他請你畫照。怎的沒向我提一個字。就是他有什麼小小煩勞事體。都來求
我的。雷谷道。或者這件略大些。拔谷又道。大約他沒有想着。便沒向我提及。你
這幅畫果然好。只是像便像了。那一股脈脈含情的神色。還久缺些。你待他再
來時。留心細看便知。雷諾道。那付神色。是要對着忘形之交。纔做出來的。拔谷
道。這女子果有些奇怪。他如高興起來。真有意思。你覺得他如何。雷諾道。多謝
他還和氣。拔谷道。自然。他不論待何人。都和氣。的你如知道對付他的法子。便

大不同了。就是他與我說話時。那……雷諾道。你真善體會。拔谷道。我自己也不知道。只是女子見了我。都狠親熱。我常替他們出些主意。總不教他們上當。要知女子與家畜的貓犬相似。你待他們好了。他們總知道的。這幅畫你如何攬到手中。我常見你在他姑母家裏。想是他姑母給你筆資。請你畫的了。那老婦也真奇怪。凡是學美術的人。只要有半長可取。無不解囊相助的。他家住蘇賽克司街。那房子就同善堂一樣。出進的人。大半是求乞的。雷諾道。你須知道。我也是一個求乞的。拔谷道。你以前固是。如今却不是了。我記得你有一次被人困住了。還是他解救出來。後來我便遇見了你。再後你入了大學。我却不曾。反向印度去走了一趟。說着印度。我又想起來了。我在孟買時。遇見一個奇人。大約不是挪威人。便是瑞典人。名奈比爾生。素來講究佛教。他到印度去。也是爲考察佛教的。如今回到英國。那一晚。我同他去見司丹尼蘭太太。即愛爾母姐姑這位太太。甚是喜歡。你見過他麼。雷諾道。沒見過這人。做什麼事的。拔谷

道。他懂得幻術。能知過去未來。能出他的元神。只是他自己說。他的元神還胆小。不敢放出屋門。我雖不甚信他。却親見他變過好幾次戲法。果然有些奇怪。他常勸我入他的教。我不肯。拔谷又接着說。了一大篇。雷諾也不理他。只望他早些去。誰知他又走到那畫像跟前。問雷諾道。愛而司活小姐。坐在此地。畫照的時候。知道你認識我麼。雷諾道。我不知。你問他做甚麼。拔谷道。等他再來的時候。你試題起我的名字。管教他另是一付神色。雷諾道。何消說得。拔谷又道。你畫他的照。若不描出他的精神。終覺不好。雷諾道。我自然畫他平日的神情。拔谷道。不是這等說法。你既爲他畫照。自然要把他的好處。都描將出來。你如今彷彿畫一件器皿。全沒有精神。却也難怪。你大凡畫女子的照。必須有情人。方能看出他面目間的神魂。雷諾道。既如此。自然我看。不出了。拔谷道。可惜。我不是畫人物的。不然。也教他照樣坐着。我便給他畫一幅。實告你。我這一年內。與他愛情日深。一日如今已浸過耳朵了。雷諾道。可謂深了。拔谷道。常見他怎

能不動心。我本要求婚。只因他年紀還幼。我也不要緊。因此想待一二年再提。雷諾不語。只對着拔谷看。原來拔谷的面貌。並不十分驚人。五短的身材。漆黑的頭髮。面上一些血色也沒有一張嘴。嘻開了。似笑不笑。說起話來。不管他人愛聽不愛聽。總如黃河開了閘。放個不休。然而婦女每每喜與他交接。安知他不能得少女的歡心呢。雷諾聽他說得穩當。心中猶如刀刺一般。只聽他又道。我又有他姑母在我這邊。所以不怕別人攘奪。我這美滿姻緣。而且他年紀還小。閱歷還淺。雷諾道。全仰你指教他了。拔谷道。實在他於禮貌一層。還欠講究。就是今早在海威街一所店舖內。遇見了他。他便……雷諾道。今日議論得愛爾司活小姐也算轆了。拔谷道。爲何你總不願提起他。我家還有事。必須告辭了。明日我把那幅山水送來。雷諾等他出了大門。狠狠的笑了一笑。走到那畫像跟前。細細的揣摩一回。想道。那驢子說的話。不要果有些準。眉目之間。似乎果有些不耐煩的神色。爲何我對着他。一些也看不出呢。便又把這畫卷了起。

來。重複修飾那張古畫。畫了幾筆。擲筆嘆道。心緒不佳。光又不好。不如歇了罷。且出去訪幾個朋友。又想到。誰耐煩去訪友。不如到公園去。便向呂金公園行來。這時候正是初春天氣。遠望各樹。依舊枯枝。細看去。却都長了新芽。那冬令的憔悴景象。雖已漸去。而春日的晴光淑氣。尚未大來。雷諾走進園門。便直向一處行去。原來雷諾在這一年內。每到呂金公園。沒一次不逕向此處。因為這一處。離蘇賽克斯街最近。而愛爾司活小姐家。住在這街上。他每次在公園內。遇見愛爾司活小姐。也總在這一處。雖然見的回數甚少。就見而時。也多與他姑母同行。雷諾心中。便覺這一處。勝似他處。所以一進園門。便不知不覺的到了這一處。但是他尋常來此。並不一定指望遇見雪比兒。即愛爾司活小姐乳名就是今日。也不過閑步解悶。可巧天從人願。恰好雪比兒遠遠的獨步而來了。跟前便伸手與雷諾握了。也不稱康賓先生。竟稱雷諾。可知他二人本是極熟的。

第二章

原來雷諾與雪比兒早有婚姻之約。却未商諸他的姑母司丹尼蘭太太。就是商了也。準不允的。雷諾本在銀行充個執事。全仗他提拔起來。助他學了美術。如今雷諾漸漸的名譽大了。司丹尼蘭太太。雖也喜歡。只是心中總自以爲身分懸殊。雖也常請雷諾到家。啜茗吃飯。却不算他平等朋友。後來雪比兒出了塾。住在司丹尼蘭太太家中。雷諾仍時常來此。司丹尼蘭太太。却以爲地位懸殊。便不去防閑他們。誰知雷諾見了雪比兒。不多幾次。心中便自傾倒。然也自知分量。便竭力屏除這條心念。也不敢常見雪比兒的面。偏偏司丹尼蘭太太。要與姪女畫像。不請別人。單單請了雷諾。雷諾自然斷無推辭之理。這畫照非頃刻可成。至少也須對坐數十次。纔能落筆。起初的幾次。雷諾對着心愛的人。不卽不離。若遠若近。每坐一次。愛心更深。而雪比兒神色之間。又不似絕人過甚的模樣。就使有隙可乘。雷諾也該自知踰分。不能冒昧啓齒。像是初入世的人。僅能糊口。如何敢令貴家千金。下嫁於他呢。所以心中十分煎熬。面上一絲

不露。豈知雪比兒一見雷諾。便已賞識。見雷諾無意。便打定主意逗他。雷諾便不知不覺露了真情。雪比兒聽了大爲感動。然雷諾終不敢啟口求婚。忽然一日。他有一位遠房族人。素有瘋癲病的。死了。遺囑將一分家產給他。他如得了這分遺產。便可進退裕如。不致委屈雪比兒了。然猶恐雪比兒不允。遲疑不決。後來等着了機會。便將求婚之意說明。雪比兒一口應允。却諄諄的囑他不許令一人知道。連他姑母跟前。也不許提一個字。要等他寫信到印度。與父親說明。等回信來了。方許聲張。雷諾自然不敢違拗。

他二人訂婚以來。已有一個餘月。二人見而時候甚少。雖然雪比兒書信中極爲親愛。而見而時。却淡淡和平。人無異。不過臨別時。若有意。若無意。遞一暗信。使雷諾放心不疑。所以旁人竟無從窺測其中之妙。然而雷諾心中。以爲光明正大的訂婚。爲何要偷偷摸摸的。遮人目耳。便一日甚似一日的。不服氣起來。今日又聽了拔谷一席話。心中難受。不問可知。可巧便遇兒了雪比兒。再也按

捺不住一定要申說一番了。二人握手之後。雪比兒道。我二人訂婚的時候。不是第一件便約定不許私會麼。雷諾聽了。細看雪比兒神情。却無不悅之色。便道。我本不料今日遇見了你的。既遇見了。我却有話說。你務必聽我。雪比兒道。緊要事麼。雷諾道。是的。雪比兒道。既如此。我們尋一地方。坐了好談。二人便揀一處幽僻所在坐了。雪比兒望着雷諾道。什麼事。請說罷。雷諾道。不是別的。就爲我二人的秘密。我再也受不住了。雪比兒道。若使人人皆知。便無趣味。雷諾道。訂婚不是嬉戲的事。何必有趣。況且我也無趣極了。雪比兒道。却爲什麼。雷諾道。光明正大的事。爲甚不敢告人。便要藏頭露尾。雪比兒道。父親已得了你的信。總該知道的了。雷諾道。你姑母呢。他也曾幫過我的忙。似乎不該瞞他。雪比兒道。那是沒法的。不但你該秘密。連我也不敢教他知道。雷諾道。我不懂得其中關節。雪比兒道。有个大原因。雷諾道。什麼原因。雪比兒道。你也太糊塗了。連這一些都看不出來。我就爲要把那幅畫像。趁今年送到葛路司文納油畫